《绿野》 我的不解之缘

□李万彬

博客视野

对《绿野》季刊的眷恋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如果说《人民文学》是建国以来中国作家的摇篮，那么《绿野》就是改革开放后，根植于八百里瀚海的一片文化土壤、一片肥沃的文学净地，更是广大读者的心灵家园。

初识《绿野》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第一次接触《绿野》是在火车上。1983年7月，我参加工作，从洮南来白城铁路机务段工作且跑通勤，就是早晚乘火车上下班，一跑就是好多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同事十几位，有长辈，也有同龄人。虽然不足30分钟车程，我也很是厌烦，甚至有些寂寞难耐。

每天，大家上车就开始玩牌，几副扑克混一起，十来个人围成一圈，时不时分发“蛤蟆头”烟叶，卷成喇叭筒后，共同享受。下班回家，人没落座，酒瓶子已经轮流传递了，有时，一个冻梨也能分享一瓶北京二锅头。说实话，我从心底羡慕他们的简单快乐，融入他们的决心，我下过好多次，可是，酒辣得我嗓子疼，烟呛得我直咳嗽，能同行却不能并进，通勤时间长了，就有些疏远了，渐渐的与他们格格不入了。正愁没法儿打发时间呢，忽然从车厢过道传来女售货员的声音：“《绿野》出新版了，白城自己的刊物。”那天吸引我的不是她那柔美的声音，而是《绿野》出新版。我随便拿起来翻了翻：主编李杰，一个很好记的名字。作品里居然有著名作家刘绍棠的，高中课本里学过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让我更加惊奇的是《金光大道》《艳阳天》的作者浩然的作品也出现在《绿野》期刊里。

我下车时，女售货员手中厚厚的一摞《绿野》书也剩不多了。我摸了摸口袋，仅仅有几张饭票而已，还是把书递还给她。平时，我的口袋基本不揣钱。女售货员看出了我的心事，说：“先不用交钱了，拿回去看吧，下次补上就行。”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之后的日子，渐渐被《绿野》吸引，乘车时的寂寞也无影无踪了。

最初，读《绿野》是着迷书中的故事。有一篇《啊，小山岗上的白杨》的短篇小说，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时，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和白杨总是模模糊糊穿插在我、女列车售货员和《绿野》中。谁都不会将乡村、白杨、女列车售货员与《绿野》联想到一起，而我偏偏总能模模糊糊产生幻觉。青春懵懂的年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迷上了《绿野》，还是恋上了那个声音甜甜的她……

痴迷《绿野》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阅读《绿野》时，作者名字好多都忘记了。但《啊，小山岗上的白杨》的作者洪峰我记住了。因为上中学时看过一部《战洪图》电影，所以洪峰的名字是在这样的不经意间留下印象。真正了解洪峰，是那年参加沈阳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文学骨干培训班。主讲老师《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先生讲中国先锋文学时，特别提到中国先锋派五虎将之一的洪峰，就是从白城《绿野》走出的作家。他站在讲桌前，特意询问在座的学员，有来自白城的吗？3名白城学员不约而同地高高举起右手，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那时感觉备受瞩目的不是中国先锋文学，而是我们的《绿野》杂志。晚上，几位白城老乡，偷偷买来酒菜，兴奋的我还喝了一小杯啤酒。

1998年6月，我所工作的白城机务段，内燃机车取替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故障是当时攻克的难关。我的一篇《防飞车，开展质量公关》刊发在《沈阳铁道报》上，实现了我们运用车间新闻稿件零的突破。从文字到铅字的转变，树立了我的写作信心，激发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记得我担任火车司机那年，我和副司机、司炉去牡丹江机车厂大修蒸汽机车，休息时去当地电影院看过一部电影，名字是《田野又是青纱帐》，回到机车厂住处，我翻开从书店买来的《绿野》书说，刚才的电影编剧就是这本刊物的主编李杰，我又加重语气说是咱们白城人。徒弟们也兴奋了，从赞美《田野又是青纱帐》的表情里，纷纷流露出无法掩饰的自豪。

2017年1月，我被沈阳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文联抽调，深入偏远高寒山区采访，我的一篇《长白山上小站人》的散文，刊发在《沈阳铁道报》《吉林日报》等多家报刊上。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的“迎接十九大征文”活动中，我的散文《动车开进我家乡》荣获二等奖。每每想起这些文学成绩，都与我日常阅读《绿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绿野》这片净土，滋生了我的文化细胞，丰富了我的文学素养。

融入《绿野》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真正融入《绿野》是巧合。2014年5月，白城、洮南十几名户外徒步者，参加“第十二届大连国际徒步”大赛，徒步路上，我将所见、所闻、所想形成文字，读给同行的朋友，得到他们的称赞。非常巧，同行的李彤君就是位作家，之前我就听说徒步群有一位作家，在我想象中，作家应该是一位表情严肃、眉头紧皱的老头。然而，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作家竟是一位美女。经过她的润色、雕琢，一篇《亲历大连国际徒步节》的纪实文学刊发在《绿野》季刊上。当我手捧《绿野》季刊，刊名题字臧克家、总顾问张笑天几个字映入眼帘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通过彤君引荐，我加入了白城市作家协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绿野》家人，多次随作家们采风，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

2015年11月，全国百名作家走进仙女湖。笔会中，幸运得到琼瑶堂弟、书画家陈诗华先生赠予的行书字画：“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装裱后悬挂在我的书房，欣赏诗中良辰美景，从我的心底也萌发了一丝朦胧的希望，激励我在文学道路上砥砺奋进。

2016年初，乌兰浩特至锡林浩特铁路开通，我作为安全管理人员对内燃机车牵引万吨货物列车进行试验。无意中，铁路沿线风景频频闯入我的视线：“雪地追逐的山鸡；冰面玩耍的孩童；跃马扬鞭的青年；风雪隐现的敖包。”触景生情，一篇描写霍林河风情逸事的散文应运而生。6月上旬，我到北京参加“第八届中国时代风采”活动，散文《霍林河之恋》获一等奖。为此，我走入了人民大会堂，特别荣幸与毛泽东的扮演者、广西电影制片厂特型演员张成林同步金色大厅，在傅抱石与关山月共同创作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前合影留念，是《绿野》启蒙了我对文学的酷爱，更是《绿野》带我走入更高的文化殿堂。

2019年3月，《绿野》编辑部从李瑞环题字的万福麟公馆迁出，搬入新址。

市作协主席丁利将摆放在编辑部办公桌上的玉石工艺摆件双手托起送我留念；杜波副主席摘下“《绿野》编辑部”门牌予我珍藏。我深深地感受到那种不舍与厚重。

如今《绿野》合集，送入白城市档案馆留存。《绿野》经历了40年风雨，书写出如同“万福麟公馆”那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传奇。这个文化摇篮，孕育着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地域文学。

一切的一切，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对《绿野》的深深眷恋。

楹联索辑

□刘蔚天

雪花伴梅花曼舞；
硕鼠携硕年同欢。

鼠见粮丰鼠窃喜；
猪闻年关猪怕肥。

老鼠过街人喊打；
贪官害国法不容。

神州绘就桃园景；
黎庶尽享福寿长。

但愿终年无雪落；
惟盼四季有花开。

莺歌阆苑花怒放；
蜂舞果园果飘香。

冬去冰奏回春曲；
春来风吹翠柳笛。

五湖狂追中国梦；
四海赶超宇宙同。

鸟兽虫鱼宜心志；
诗词歌赋炼情操。

飞舞喧戏　杨世尧摄

向海

□布日古德

向海，像海
好多最美的诗句
在海里游弋着
像各种各样的鱼

风吹过来，雨洒下来
无名的有名的大花、小花
都是向海里的故事
小船上、渔网里、炊烟中
讲起来，三天三夜

向海，像海，海天一色
蓝色和白色神圣
好多好多姑娘美美的
也像海里的鱼，浪花
被她们追逐得五彩缤纷

向海是神秘的
像海一样魂牵梦绕我的根
每一朵荷叶上的小青蛙
捧在手心儿，都能听懂乡音
每一朵野花插在头上
都有山韭菜、野百合的味儿

向海，母亲那样的心胸
向海，我永远向往的地方

洮北区诗词楹联家协会

2020(庚子·鼠年)贺岁春联

庚年处处张灯彩；
子夜家家著雪华。
——刘巷东

嫦娥绕月居三八；
硕鼠刷屏复二零。
——刘巷东

人趁清流廉可证；
财生正道欲无邪。

纬地经天攒学问；
黄钟大吕起韶声。

百世梓桑千瓮酒；
三生福祉一壶春。
——马富林

日丽风和催野绿；
人欢机唱闹春耕。

高铁凌空跃，穿山跨海；
雪龙极地行，破障排冰。
——王雅霜

漫天六瓣珠花落；
遍地碎琼玉宇新。

佳节合家同祈福；
新春骏业更骄人。
——蔡春雨

金猪辞旧岁；
硕鼠兆丰年。

金鼠欢歌歌盛世；
子年纳福福盈门。
——季　群

夕阳数抹晖犹在；
晚岁濒春运更长。
——陈玉莲

金猪拱送千门福；
锦鼠招来万户春。

全力构思，筑就鹤乡中国梦；
同心砺志，迎来洮北小康年。
——刘兴伟

岁领繁花盛；
春来喜事多。
——尹炜华

恭迎玉鼠俦新岁；
敬谢财神入福门。
——范　艳

对酒当歌歌盛世；
牵情奉贺贺新年。

金猪任去风光在；
玉鼠升班满志来。

笔墨酣搞文化地；
芳菲竞艳卫生城。
——李聿尧

飞雪漫天凭絮舞；
妍花遍地任春分。
——武　勇

三阳开泰升平事；
五谷丰登甲子年。
——殷翠玲

鼠眼未睁春色醉；
梅香没尽杏花稠。

蝶恋花香，处处清芬春醉也；
莺啼序美，幽幽雅韵墨狂之。
——王静华

霓虹熠熠斑斓夜；
鼓乐喧喧喜庆天。

红梅月下迎金鼠；
喜鹊枝头送玉猪。
——姜　力

鼠须笔下春光闪；
燕尾书中喜气腾。

向海鹤鸣邀客至；
洮河酒醉待春来。

元宝猪千金满载；
锦毛鼠五色齐来。

鼠先十二时辰大；
灯满三千焰火多。
——温贵君

辞旧岁纾难助困；
迎新春致富脱贫。

爆竹谐欢天喜地；
香醪配美馔珍馐。
——李玥瑶

冰雪消融知暖意；
惠风和畅蔚新枝。
——郑桂琴

年轮回转重庚子；
华夏腾飞新地天。

确立价值观，大道至简；
激发使命感，华胥同圆。
——李文光

一壶老酒酬华梦；
半盏清茶叙伟功。

人和地利财盈库；
雨顺风调粮满仓。
——张艳霞

接天瑞雪千家乐；
献岁梅花万朵香。

财神进院财盈舍；
福运临门福满堂。
——高世英

春风抚榻吉祥梦；
除夕粘窗幸福花。

松枝掸雪推冬去；
梅花含笑送春来。
——张柏延

祈社会和谐进步；
愿家庭美满安康。
——罗静波

辞旧金猪招喜庆；
迎新玉鼠俏玲珑。
——杜秀影

一门五福千年旺；
满院三春万里香。
——张福春

老树寒梅栽旧岁；
花笺妙笔写新年。

封江瑞雪，囤积关东千垧玉；
催雨和风，润酥嫩水两廂春。
——徐艳丽

(一)

小说连载

九个人讲的同一个故事

□刘殿芳

六爷打听了一下区政府那边的情况。来人说现在还没打下来，那个区长张八路太厉害了，枪法好，人靠不上前，就是靠上去了，也被他一顿手榴弹给砸回来了。兄弟们已经死伤10多个了，现在300多人围着区政府，还没想出办法来呢。

你们打了这么长的功夫，也不怕八路军从县里赶来，兜了你们的后路？六爷问道。

我们在县里有眼线。王宾说了，县大队昨天下午已经去了县城大东边的苞米昭一带。区中队的人已跑到县里报信去了，等他们别个大弯跑到苞米昭再返回鸿兴，最低也得大半天的功夫。

六爷又问了王宾在哪里，来人说只知道在前面那一大片民房里，他也说不准在哪家。六爷听了，搜了土匪的身，只找到了5颗子弹。六爷拎起了快枪，大步走出了王志家。

老六！屋里的王志喊了一声，大步追了出来。你不就是想找我二哥报仇吗？你一个人一杆枪5颗子弹你这手还不方便，这个仇你能报得了吗？再说他们来了300多人，你就是找到王宾，还不是自投罗网？他是你的仇人，也是我们老王家的祸害，我也打心里恨他快点死。你不如先救张区长，骑上马直接到苞米昭去找县大队，县大队早点来，张区长就早有救。

我找的是你二哥王宾，别的事跟我无关！六爷愤怒地喊着。

可王宾现在打的是张区长!张区长代表的是八路军、是共产党。你分到的地和牲口，是谁给你的？连3岁小孩都知道谁给他的东西吃就跟谁好呢，你这见过世面的人就不知道知恩图报？你还不赶快找县大队去！

六爷站住了脚，他拎着斧子回身走到了那个土匪面前，绑在柱脚上的土匪吓得把裤子都尿了。

我不要你的命，我今儿个要剁掉你右手的食指，替八路军共产党教育教育你。这样省得你再跟着王宾造孽，回家种地还不耽误你锄田耙垄。六爷说着就掰开了土匪的右手食指，抡起了斧子狠狠地剁了下去。那土匪惨叫一声，昏了过去。

你给他包一下，等他醒了你就把他放了。

六爷说完，翻身上马，拼命向苞米昭奔去。

张海给我讲的故事

（根据张海的口述和王宾归案后的供词整理）

1946年春天，鸿兴区政府来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孩子瘦瘦的，一双怯生生的眼睛不断地打量着院子里进进出出的行人。

孩子是和父亲来的。孩子的父亲背有些驼，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他领着孩子直接来到了张区长的办公室，进了屋二话没说，就让孩子给张区长磕头。

老乡，咱共产党八路军可不兴这个。张区长连忙起身扶起了孩子。

区长，这孩子的命是共产党给的，共产党给我们分了地，我们一家人的命都是共产党给的。这孩子都病了几年了，眼瞅着不行了，是咱队伍上的白医生给治好的。你说这样的大恩大德让我们咋报？我们一家人思来想去，就把这孩子给你送来了，你就是共产党。这孩子老实勤快，今后就留在你身边了，给你端茶烧炕，怎么地都行。区长你也不要推辞了，孩子在你跟前，我们死了都放心。你今儿个要是不答应，我就天天领着他来，你啥时候应准了啥时候拉倒！

从此，鸿兴区政府多了个小通讯员，这孩子就是张海。

张海是个眼睛里有活的孩子，平时烧水扫院子样样抢着干。区政府和区中队的同志都挺喜欢这个孩子。张区长在工作之余时常教张海识字，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小张海快乐的像一只小鸟，一天比一天懂事了。

一晃到了7月份，7月14日夜里，区中队接到命令，准备去双山子剿匪搜枪。张海早早的就烧好了水，把队员们的水壶灌满了，看着区中队乘着夜色出发了。

就在这天夜里，鸿兴大东北的一个长满蒙古黄榆的山岗子上，一个谋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实施，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在鸿兴的大地上。在一丛茂密的黄榆树下，国民党光复军的匪首王宾正躺在一块军用油布上，眯着眼睛想自己的心事。侄子王长久拿着一把精致的蝇甩子为二叔驱赶着蚊蝇。

（待　续）